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爍

尚書全解卷三十

宋　林之奇　撰

召誥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周自后稷在唐虞之際以播種百穀教民稼穡之故始封於邰生民之詩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之子不窋當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以故失其官自邰出奔于

戎狄之間公劉者不窋之孫也雖竄于戎狄之間能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於是始立國于豳公劉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曰公劉子慶節立國于豳誤矣公劉雖立國于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嗣立狄人侵之太王不忍殘其民以自存於是去豳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之下緜之詩曰至于岐下聿來胥宇是也文王之立初由居岐及其既已克崇而有之於是自岐而遷于豐文王有

聲之詩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之立又自豐而遷于鎬文王有聲詩曰宅是鎬京是也邰卽漢之右扶風漦縣豳者漢之右扶風栒邑縣豳鄉是也岐者漢右扶風美陽縣岐山是也卽禹貢所謂導岍及岐其邑在岐山之下豐者漢右扶風鄠縣鄠水是也卽禹貢所謂東會于灃其邑在鄠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岐在邰之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里餘是公劉自邰而西徙于豳太王

自豳而東徙于岐也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去豐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也武王既克殷遷九鼎于洛之郟鄏其意已欲宅洛矣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宅洛者武王之本志也武王雖有宅雒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冲嗣立而周公攝政管蔡武庚肆其不軌之謀以間王室周公方興師討叛左枝右

梧之不暇宅雒之事未能為也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巳致太平將歸政于成王故營洛邑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史記曰武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復申卜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左傳亦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是其宅雒者以卒武王之志也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

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然則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為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故建以為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于此焉篇内有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而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于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

所本故也不獨此也周之西土廹近邊徼故雖其前世積德累仁而常有夷狄之患太王以來至為之遷都去國以避之自豳而岐又自岐而之豐鎬皆自西而東周公猶以為未也又東營洛邑以逆為後世之備及犬戎之亂平王卒遷而居之雖其孱弱無以紹文武成康之緒而其所以遷者是亦周公之意也晏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居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獻道里均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緜緜延延於萬年而不絶惟其子孫之賢不肖歴祚之短長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為不可抜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當三監之難雖其元惡渠魁皆已殲夷而其黨姦同惡之人其頑梗未能遽革將使之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而洛之地距妹邦不遠則

不難于遷居故其宅洛也瀍水之西則建以為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之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居殷頑民而遷之謂之成周漢地里志有曰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郟鄏地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葢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之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

始遷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敬王始都成周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以為都至敬王始居之此晉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之地然王城在西周城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謂之東王也是則周自太王至敬王其遷都建國皆是自西而東也說者乃謂周公之營洛邑即自鎬還而居之此說太史公已辨之矣其言曰學者皆稱周伐紂以營洛邑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雒邑則成王未嘗都雒也明矣周官曰歸于宗周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宗周鎬京也豈得為成王都雒也哉說者又謂幽王之前蓋有自雒而遷于鎬故幽王之敗而平王東遷此事雖無所經見而周之遷徙皆自西而東蓋其勢然也未有自洛而遷于鎬者也成王當是時在于豐地欲居於洛邑以為東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居因

卜而營之王與周公繼至召公乃于庶殷丕作之時取幣以錫周公因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已求之者時周公欲成洛邑而後歸政于王王將總萬幾而治天下故欲王戒慎恐懼以祈天永命此召誥所以作也清廟之詩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時周公尚攝則宅洛者周公也而此序乃言成王焉正與康誥序言既伐管叔蔡叔同義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後漢律歷志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

朔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望者於月之半月當

日衡日光照月光圓滿而相向當猶人之相望也漢

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

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其三月

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月采篇曰

三日曰朏此篇記成王之至豐以二月之乙未召公

之至洛以三月之戊申而必先言二月既望三月惟

丙午朏者唐孔氏曰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

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之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是也三月之朏丙午也於丙午之後戊申之日以越三日言之則知二月之乙未言越六日既望之為庚寅可知矣周謂宗周鎬京也成王以乙未之旦行自鎬京則至于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之廟示不敢專也鎬豐去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于豐不待淹日也文王都豐故豐有文王廟必至于豐而後使召公相宅

則其爲告文王廟必矣既告廟矣則使太保先周公而
行往洛水之傍而相視其可居之處也越若來者林
子和薛博士皆以爲召公順周公之謀以來陳少南
則以爲順王命以行使此諸家以越若來爲絶句則
以若爲順周公與順王命猶可也今既能依先儒以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爲絶句則其説不通矣蓋即
所謂哉生明月之三日也朏以紀歷耳而上曰越若
來安得以爲順周公與王命哉此只當從先儒之説

以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戊申三月之五日也乙未二月之二十一日其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為戊申太保以戊申之旦至于洛蓋十四日而至也既至洛矣即以其日卜之龜筴以謀所居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大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召公之卜也其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此其所以得吉卜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我又卜瀍水東所謂宅卜也惟洛食所謂得吉卜也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太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文公之遷楚丘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卜既吉矣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此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於戊申之三日庚戌三月之七日太保乃以衆殷民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於庚戌之

五日甲寅三月之十一日朝市宗廟郊社之位其規模皆成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為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周公則以位成之明日三月之十二日其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所營之位也方是時周公攝政營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則與之相為先後而成之

故卜宅攻位者召公也周公則達觀之而遂以命殷庶也若翼日者亦與越若來之若同位成而周公適觀之則將命庶殷諸侯以工役之事於是先告祭於天地社稷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祭於天地也郊祭天之名也而用牛二者先儒以為后稷配故也不如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以郊言之惟郊於天地故用牛二也丁巳者乙卯之三日三月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告祭于社稷也牛一羊一豕一用太牢也葉博士曰記曰社稷太牢古之祭未有社而不及稷者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葢祭社而稷從之其來尚矣此說是也旣告祭于天地社稷矣周公乃以戊午之七日三月之二十一日甲子之旦冊書以命衆殷民及侯甸男服之邦伯使興功也古者有大工役必以賦功屬役之事著于書規模旣定然後役興焉蘇氏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

大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以此為書是也如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亦用書之遺意也邦伯先儒謂即州牧也特言邦伯者王氏曰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

庶殷丕作者言周公旣用書以命庶殷役之以土木
之事而庶殷之民莫不大作趨事赴功惟恐不及也
夫成王之民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之以自近也
今日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之以書而丕
作雖頑民之難化者猶然則其說以使民可知夫孰
以爲厲已哉召公之經營洛邑自戊午距甲寅凡七
日而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達觀于新邑營距甲子
凡十日而用書命殷庶庶殷大作周召之規模其敏

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得而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周之興也自武王以其聰明齊聖應天順人不忍斯民墜於塗炭之中親以干戈伐紂克商而後斯民有更生之望雖民心之歸於周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然武王即位未幾而遽即世成王以幼沖嗣立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世蓋岌岌矣當是時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幸而周公攝政旣引兵東征

誅伐暴亂以靖四方而又制禮作樂建立法度粉澤王業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事無不興民心之歸於周者日益固而不可解而周之根本蓋有泰山之安矣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以臨羣臣可以無慮也然武王欲營洛邑以定九鼎之志未之成也周公不可以不成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當攝政之七年大營洛邑以其一為定九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為遷殷頑之地如此則周公之規模計慮以恢我國

家者盡於此矣可以歸政也召公之意以謂夾輔成王以措天下於太平者周公之功卜宅於洛以卒武王之志者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致禮於周公而歸功焉然成王將自此發號施令以君臨萬國一號一令其得失善惡實治亂興衰之所繫不可以不慎也故因諸侯之咸在而遂誥王以天命之無常戒懼之不可怠也周公以工役之書命庶殷而庶殷之頑莫不丕作則周公之所以推其誠信以感斯民者至矣

洛邑之成蓋不日也故召公於是率侯甸男服之衆國大君出取幣乃復入以錫周公而致禮焉必以幣者所以將見其厚意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故古者賓主交際之禮雖有恭敬之心必有幣以將之也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先儒曰召公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蓋以若訓順也召公之所陳者謂成王將總萬幾戒以天命之難諶戒懼之心

不可須臾離豈陳所宜順周公之事哉王氏曰陳成王欲宅洛之意順周公用書命庶殷邦伯之事則以此一句分而爲二其說又不如先儒惟蘇氏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此說爲勝說者又謂營洛邑者召公相宅而攻位周公則達觀新邑營而用書以命之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五日戊申周公之至洛以三月之十二日乙卯成王則惟在鎬京也然此篇既言旅王則王亦在洛

可知矣惟召公之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之至洛所以達觀而用書故記載其至之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之之日也說者又謂召公之作誥戒以誥庶殷及御事而已使王在洛而誥之則不宜斥王為沖子又曰有王雖小又曰王乃初服君臣之分不應如是也此又不然周召居師保之官以夾輔成王其於成王不獨君臣之分也蓋有師保之禮焉故可以沖子言之洛誥篇周公以沖子呼成王召誥篇召

公以沖子呼成王夫何不可哉召誥洛誥一體也周
召蓋亦一體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先儒曰召
公所陳戒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
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
託以爲言也此說是也大國即殷也元子指紂也殷
自湯以來傳世三十有一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不
臣服豈非大國乎紂者帝乙之適子故以元稱之元
長也微子與紂俱帝乙之子微子之命旣以微子爲

元子矣此又以紂為元子者吕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自其長少之序言之故微子為元子自其適庶之分而言之故以紂為元子各有所當也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大國元子則其分為正大國則其勢為强皇天上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天既以紂之無德而改其命當

是時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此武王所以自諸侯而為天子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也王之受命蓋欲其子子孫孫緜緜延延席龜鼎之業雖千萬世而不絶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疆也蓋有一日之休則亦有一日之恤有一歲之休則亦有一歲之恤有無疆之休則亦有無疆之恤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一日之耽樂宜若無

害也而天下後世之禍或萌于此故有無疆之恤乃能保其無疆之休也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正猶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日突厥之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

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太宗其深知之矣蓋惟其懼于未然故所以卒無懼正觀之治豈無所自哉惟其無疆之恤乃能保無疆之休故嗟歎而言曰何其柰何不敬乎蓋欲其造次顛沛惟敬是行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而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則天豈庸釋我哉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凡以人君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使紂誠知敬之是行而行之則周安得而有之耶此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者前既略言天之改殷家之命矣此又詳言紂不能席先王之餘慶致其敬以畏天而使不仁者在高位播其惡于衆此民之所以怨咨而天遂遐終其命也遐終者唐孔氏曰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此殷家多有先哲王雖既死矣而其精神在天故其

餘慶有以庇覆其後世之王及其民皆得以服天命而不替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復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惟兹殷先哲王之天顯之為可畏則其敬可知矣此所為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佑後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人之死也雖體魄則降魂氣在上然

非哲王則不能在天也朱子發内翰曰太史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之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慮不出于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于世自以為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

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觀盤庚之篇言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曰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葢以殷之先哲王在天故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紂而終也故商之君自帝乙以前皆能兢兢業業直内以敬而天命之所眷顧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是也惟紂其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紂既不

敬以失天之意故其在位在職者無非小人也觀殷家之所謂賢人君子可以勤相國家者莫如三人故微子則遯于荒野箕子則佯狂而為之奴比干則直諫而遭剖心之禍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也智者既藏則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蓋其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則是病於民者在也惟其在位在職者為民之病故民皆

有離散之心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痛吁天其意蓋謂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既吁天矣於是往而出亡又見囚執也夫上下之勢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有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歸之雖欲却而揮之不可得也無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叛之雖欲刼而留之不可得也紂既聚羣不逞于朝以播其惡于衆既失民心矣則民之往而出亡乃其所也紂又從而囚執之此非徒不足以威民而使之畏乃重

失民之心也天之心不忍斯民困于淫刑峻罰不自聊生亦惻然而哀之故監于下土有能勉力以行敬者則眷顧而命之以伐紂而有天下周之興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累功而文武之聖正當紂之世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也蓋使王之敬德於文武則福祿之來方興而未艾與天地相為長久使其不敬則亦是紂而已矣非文武在天之意也舜之

告禹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敬德者允執其中之謂也天之歷數無脩短允執其中則雖至於萬年可也苟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此正召公所以戒成王之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喦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前既言紂以不敬之故不能席其先哲王之餘慶以服天命聚小人於朝俾之肆其暴虐以殘害於爾百姓天既哀四方之民無辜而罹其凶害已勦絶其命而改命我周邦矣則周王固不可不以商為監而勉行敬德者然周之所繼者商也周固當以商為監商

之所繼者夏也商其可不以夏為監乎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則周之監其在殷之世也明矣天以禹之聖德而眷命有夏復以桀之不敬而墜其命墜夏之命則商以敬德而伐之紂復以不敬而天墜其命周之伐殷正如殷之伐夏使王不能戰戰兢兢以盡其寅畏之誠而敬德不賛則天墜其命亦將如殷矣此所以又兼夏商以為言也相視也古先民有夏指禹也禹貴為天子而謂之先民者胡博士曰古者

先昔曰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也言我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如禹者其所行之敬德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此夏之所以享天休命而君天下也天于有夏之君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則天之于我其仁愛也至矣而有夏之君又能面考天意而順之夫天意之所在惟敬德者則佑之也面考天意而順之不過勉行敬德以達天之休而已今是桀不能行禹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

其王天下之命也今復相視有殷之君如湯者其所行之敬德亦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保格之有殷之君亦能面考天意而順之今是紂不能行湯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予惟相視夏殷之君其始也廸從子保廸格保非天私之也以其敬德故也其終也皆非其命惟天偏疾之也以其不敬德故也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德則與否則亡如影響焉無有毫釐之差也當禹湯以其聖

德克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故禹湯未嘗以天命之所佑助而有驕怠其云為動作未嘗不順天也蓋使禹湯不知所以順天則其墜厥命不至於桀紂之世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唯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有夏言古先民有夏有殷不言者蒙上文也蘇氏以從子為與子謂我觀夏殷

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其意謂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皆不私其子而傳之賢至禹始以其子啓為可以托天下故傳之子所以迪夏則言從子也夫以從子為與子言迪其與子而保之雖非經之本義猶為可說也至於以格為用伊尹格天之臣此則不可夫經之言格之一字蘇氏既以為格天又以格天為伊尹又以湯能用伊尹格天之臣其

蔓衍附會一至於此則何説之不可為哉故此只當從王氏説夏言從子殷言格之至相備爾與夏言服天命殷言受天命同意此蓋史官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書之内如此類多矣不可以一一為之説也唐孔氏曰此説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文直言格保此正王氏之意蓋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既以紂之不敬厥德墜其命而改命周邦今成王以幼

沖之資而繼武王之大業故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以無忝乃祖考者宜如何哉惟於壽耇之人無所遺矣則可以保天之命也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然年少未更事者於老成之人則狎侮之者多矣秦穆公

賢君也其於蹇叔猶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而況於他人乎故成王沖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耇者謂其欲以稽考古人之德故也古人嘗以是而興者吾必因之嘗以是而敗者吾必改之然非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則我雖欲稽於古人其道無由故考稽古人之德者必有壽耇為吾之股肱心膂而後可稽古人之德固為善矣況能稽謀於天則其善又如何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之所為亦惟法天

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迪從子保格保桀紂以不敬德之故而既墜厥命其善可法其惡可鑒稽古人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然幼冲之人何自而知之此所以必有頼於壽耇者也稽古人之德固當以禹湯之遺範為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惟面稽天若故也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於禹湯斯可也然又能無一不合於天則其德無以加矣成王武王長子也故又嗟歎曰王雖幼冲乃元子也其大能以

至誠感于小民則於今為美欲感於小民則王當不敢後用顧畏民喦也先儒及王氏皆以民喦為僭言民有僭而不信者不可不省顧而畏慎之也其說不如蘇氏曰喦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惟民之從違無常而有險之道則王者顧之而不忘畏之而不忽所不當後而用之也蓋無先於此者矣先於此則可以誠于小民故也王之來此洛邑繼上帝之命而有事於此天地之中者蓋

以周公之言其建為大邑於此其使成王自是以配
皇天也言王來紹上帝則當是時成王在洛可知矣
而說者以成王惟在豐鎬未嘗來也其悞亦明矣君
前臣名故召公稱周公之言以為旦曰也欒鍼欒書
之子也在君之前雖其父名亦稱之蓋以君臣之分
不可以父子之私而廢之也况於周召予天與帝一
也苟言及覆燾高明之德者皆可指而稱之非有異
義也故書之所記蓋多有連稱天與帝者此但變文

而已盆稷曰以昭事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泰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此篇曰王來紹上帝又曰其自時配皇天若此之類皆變文也紹上帝即配皇天也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矣王氏曰帝天德而紹之者王王人道也皇天道也惟道為能建中惟建中為能配天道中天而宅

之建中以配天道非特紹上帝而已來紹上帝者王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此鼇說也漢郊祀志曰其神甞以夜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如野雞夜鳴顔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書之先言帝而後言天者顔師古所謂駁文也夫天下之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故宅中土則可以祀天地而神歆之矣葢欲配皇天則於上下之祀不可不慎慎於祀天地神祇

然後可以治民也故周公謂作大邑於此以舉祭祀之典而後能配皇天又當於此土中致其治也洛誥曰王肇稱殷禮又曰稱秩元祀又曰夙夜毖祀即毖祀于上下也作邑之事今王既有成命矣使召公相宅卜吉也則攻位而位成周公又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殷此王有成命也惟能於此治民則於今為美矣召公之戒成王大意謂天命之無常桀以不敬厥德而墜禹之命紂以不敬厥德而墜湯之命欲成王

體夫禹湯所以順天之道以祈天永命而已既而所言惟欲王之誠于小民又欲王之治民則皆以為今休者蓋天之聰明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其視聽則本於斯民民之所歸天未有不佑之也民之所棄天未有不禍之也成王之能誠于小民能治民則信為美矣所謂敬德無大於此天豈容釋之哉苟為不然誕慢矯詐以欺斯民般樂怠傲以困斯民則雖宅土中而祀于上下天命豈私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

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彛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成王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者葢以其更紂武庚之

亂其頑狠無耻之心未能以遽革故使之密邇王室以馴致於善然其遷之也豈能空瀍水之西移其舊民而使殷民居之哉葢使周民與殷民雜居故也惟周民與殷民雜居故有殷治事之臣亦有周治事之臣然殷之小大草竊姦宄驕淫矜夸靡所不為而周人以文武美教善化漸漬之日久莫不歸於士君子之域其善惡相反不啻若薰猶白黑之殊其勢不能以同居也自非上之人有以廸之其能使之和叶而

為一哉故召公既欲王諴于小民又欲王治民則遂告以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教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為一則可以諴于小民亦可以治民矣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殷之御事當成王之世天下之所謂惡人也周之御事天下

之所謂善人也雖有美惡之異然原夫殷御事所稟於天之性未喪之前與周之御事有以異哉惟上之人有以唱之遂陷溺其良心而不義之習遂與性成寖淫日久牢不可遏必有以節之而後可也節之者非强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於善也故曰惟日其邁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惟日其邁正仲舒

長日加益之譬也王氏曰當明政刑以節之此不知道者之言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所貴乎后者因斯民有常性順以治之而已矣若明其政刑為可以節性豈所謂若有常性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欲節民之性惟王能敬德則殷之御事翕然而化矣故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氏曰敬德者所以作所蘇氏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此皆於所字强生義理其

辭為費當從先儒之説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敬作之也敬作猶言敬為即周官所謂作德也王既當敬德則不可不以夏殷為監也不可不以夏殷為監者以夏殷之歷年脩短惟在敬德與不敬德故也其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子所謂周監于二代者其原葢出於此有夏之服天命以王天下傳十有七王四百三十一年固多歷年也至桀嗣位而夏之天命於是而殄滅則其不延長矣此

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桀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有殷之受天命以王天下傳二十有八王六百二十九年固多歷年也至紂嗣位而殷之天命於是而殄絶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紂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以不監于有殷也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脩

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甞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與死夫子不之告也而告以事人知生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此正召公之意由是觀之夫子罕言命與不語怪神者非故匿而不言也不可以正言之也正言之

則學者舍人事而求天命鬼神於難知之際為巫覡瞽史之事矣惟夏殷之受命其所以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知者惟其敬與不敬之異則今王繼此二代而受天命以王天下亦當思惟此二國長短之命以繼其功也繼其功則脩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既嗣其命其可不嗣其功哉王惟敬德乃可以享天休命緜緜而不絕况今周公既營洛邑

乃歸政於成王正成王初聽政以有事於萬幾之務一號令之所發一賞罰之所施天下之民將拭目而視傾耳而聽實治亂安危之所自始故髙宗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誠以聽政之初不可不慎也故召公謂王政之隆替葢萌於初服之日若人之生子其善惡之習無不在於初生之日也習之善則為善人習之惡則為惡人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之人其所以薫陶美

質而優入於聖域者惟其孩提之日教之有素也若孟母之擇鄰曾子之殺豚以食其子是矣苟初生之日習於善則是自貽哲命也蓋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上智下愚之别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已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遺之也孟子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惟下愚者自暴自棄則哲者豈非自貽乎然則王之於初服其治亂安

危無非自取之也可不慎哉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者言天之於人或命之哲或命之以吉與凶或命之以歷年此三者豈人之所能為哉天實命之也然天命之以哲而不能使之必哲能命之以歷年而不能使之必歷年其所以哲所以吉所以歷年之長者非天也人也其所以不哲所以凶所以歷年不其延者非天也人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天始之而人終之也今天知我王初有事於萬幾而居新邑

洛其命之哲與不哲吉與凶歴年與不歴年葢决於此日則王之敬德其可緩哉正當惟此德之用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以祈于天而永其命也祈非祈禱之祈也敬德者所以祈之也葢敬德以祈之其諸異乎人之祈之與此所謂祈正與詩言自求多福之求同早墜厥命者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過而絶之也祈天永命者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引而伸之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王既惟德

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故王不當以此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殄戮以治其民如殷俗之靡其淫用非彝也為日久矣然不教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乂民乎當武庚之既滅而殷之遺民有留居於衛者有遷於成周者然其染紂之化皆未之革必有以教之而後可故成王之告康叔既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其湎于酒而庸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

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非縱釋有罪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也王氏曰不敢慢小民而淫用非彝亦當敢於殄戮有罪以乂民也凡書之告戒以不殺之言者王氏皆以為使之殺也蘇氏破其說矣正猶治獄之吏持心近厚者惟求所以生之持心近薄者惟求所以殺之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先儒及王氏皆以若訓順惟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

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此說得之蓋民之於德不能自有功也必在上之人有以倡之而後小民效之則民皆有功矣民之有功獨非王之功乎故王顯也惟王之顯在於小民故當君臣之間盡其憂勤其言曰我周之受天命大於有夏歷年之長用勿廢有殷歷年之長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蓋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命然使小民尚

淫用非彝而不足其上則天或絶之矣故必王敬厥德于上而小民儀刑于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為貴得乎邱民而為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于小民也讎民殷之頑民也殷為讎民則友民者周民也讎民謂之百君子者君子之稱不一而足有德之稱君子和而不同之類是也有位之稱君子學道則愛人之類是也有凡人皆稱之者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之類是也故此讎民而謂之君子正

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周民涵濡累世之仁政同心同德以輔成文武之基業有大勲勞於王室而殷之餘民新從武庚三叔之亂舊染汙俗於我周家不無嫌貳使成王之心置親踈輕重于其間則亂之所由起也張子房曰所封皆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恐見疑及誅故聚而謀反耳召公之心慮此故欲成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又拜手稽首而言曰我雖小臣敢以殷民及周民安受王之威

命與明德而奉行之則王終有成命而顯於天下也

蓋謂王能一視殷周之民無有或讎或友之間則周之社稷其萬年永保矣我非敢以此爲勤也惟敬奉其幣帛用供於王欲王之能祈天命而巳此太保召公愛君之心也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巳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脩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為天命之在我

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
孔子曰國家存亡信有天命惟非人也孔子曰存亡
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唐德宗謂自古
興衰皆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陸贄曰天所視
聽皆因於人非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
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臨
亂之君莫不自以為有天命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
亡之事乎故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

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于未然若其已然而
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于賢乎成王之成厥
德蓋有自來也

尚書全解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　燦

尚書全解卷三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洛誥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召誥洛誥二篇皆作於營洛邑之際然當其營洛邑也蓋周公之意將歸政於成王故召公因諸侯庶殷之咸在告王以天命之無常歴年之不可必惟一視商周之民無輕重於其間而敬德以化之則可以此

小民而受天永命蓋以成王當聽政之初安危治亂之所自始不可以不謹此則召誥之所陳也而洛誥之所陳者則周公將歸政于成王而洛邑旣成王將歸鎬京乃留公於洛以鎭撫商民故周公之歸政成王之留公於洛其相與問荅之言備載于此而周公之意則亦欲一視商周之人如召公之意也此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爲終始焉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

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

然召誥之所載者召公之相宅既而卜之既而經營

之既而攻其位既而周公達觀之既而周公用書以

命之既而庶殷丕作於是召公遂以諸侯取幣而陳

於王因陳其所欲告戒之意而序之所言者但曰成

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而已此篇之所載

者周公欲歸政于成王而成王不可周公又告成王

以治道之要既而成王欲周公留居于洛以鎮撫殷

民而序之所言者乃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者卽周公之言伻來以圖及獻卜之一也而卽以此為一篇之序者葢書序之作類非一人之所為故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如太甲之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此固可以包括三篇之義者也亦有姑撮其事之始而略載之者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作雖康叔之封在於武庚三叔既誅之後而其告之也乃在夫

宅新邑洛四方和會之時而其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此則姑撮其事之始而已召誥洛誥之序亦猶此也周公之達觀于新邑營蓋王城之與成周皆在於規度此則惟曰往營成周亦是略言之也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在塗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吉卜告於成王也胡舍人之說意謂果周公使人而來告卜於王則王在豐而周公在洛篇内不應有相與問荅之辭

既有成王周公相與問荅之辭則告吉卜者非使人來也遂以此使字作去聲讀言是時成王在于宗周周公既得吉卜則自為使者而來告于王因得以相與問荅也漢吳王濞謀叛漢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乃使其大夫應髙說之膠西王以為善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胡舍人因謂周公之自為使者亦吳王之類夫吳王懐逆亂之謀恐事不集故出于一時

迫切之計而為此耳若周公之告吉卜使人可也豈至以冢宰之尊而下行行人之職乎乃引吳王以證周公非其類也當是時王實在洛而胡舍人以為在于宗周王既在宗周無緣與周公共談求其說而不得故以使字作去聲讀此葢胡舍人泥于書序為皆包括一篇之義故其說如此先儒謂王與周公俱至意謂王亦以乙卯之日至于洛也王果以乙卯之日至于洛則其得吉卜也王葢嘗目覩其事豈必使人

來告則王之至洛葢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王之相問荅乃周公既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王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內有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相與應荅皆在洛邑也明矣案此二篇皆是營洛邑之事然召誥則以召公誥王之故而以召之一字繫之以誥而命篇此篇是周公與王問荅而特以洛名

篇正猶康誥酒誥雖皆所以告康叔酒誥則以毖酒之故而以酒名篇康誥則特以康叔之故即以康命篇皆其史官一時之意旨也漢孔氏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於王因陳居洛之義如此則書之命篇皆有其義也非當時命篇之本義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成王也復子明辟者漢孔氏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而王氏破其說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乃反政于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荀卿曰以叔

代王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則何君臣易位復辟之有哉如禮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是周公正天子之位以臨萬國王氏之所謂代王為辟者指此也則王氏之破先儒之説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也蓋説者徒見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則遂疑

其稱王以令天下如多士之篇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而篇之發首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葢明周公雖攝政而其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謂代王為辟固無是理然王氏之說則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桒周公之至洛而得吉卜則已遣使人來告於王下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是

也非是周公至此方以吉卜而復於成王也且既謂成王為子又謂明辟以為兼尊親之稱則鑿矣盖先儒謂復子爲還政於成王則是但以明辟爲還明君之政則是代王爲辟此則不可也蘇氏曰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是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於天下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此則得之當周公之攝也成王雖爲天子然端拱於上而已何所爲哉今也始親萬幾則君道自此明矣故曰明辟漢宣帝紀

地節二年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自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雖有綜核名實之志天下何自而知之一旦親政而其設施如此則為辟之道豈不明哉周公之攝政制禮作樂而天下太平成王之年已長蓋將歸政於成王使成王之君德大明於天下亦已久矣然武王定四

于郟鄏有宅洛之志而未之果其事大體重必有藉於周公而復能卒成王之志故周公謂我久欲還政於子而王若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其命以固根本此亦猶漢宣帝即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成王之不敢即宣帝之謙讓也故我乃繼此以保佑成王以相視東土之洛邑經營規度以為成王作民明君之始也周公之意營洛而即歸政故欲其作民明君於此始也我以三月之十二乙卯之旦至于洛邑其

曰洛師者唐孔氏曰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于洛邑故曰洛師是也黎水在河之北故曰河朔黎水周公之營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悦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為地中也黎水為河朔則澗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禹貢曰導洛至澗瀍洛與澗皆在河南而澗在瀍西瀍在澗東瀍澗皆在

洛之北澗之東瀍之西王城也洛之北地瀍之東成周也亦洛之北地故皆曰惟洛食明此二邑皆在於洛但以澗而别其爲二矣凡卜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周公之卜也以河朔於商都爲近故先卜之而其兆不吉乃改卜瀍之西及其東皆獲吉焉則使人來以其地圖及吉卜獻於成王

蓋將畢此事而復政也伻使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即此卜河朔黎水及澗東瀍西及瀍之東是也召公之得吉卜也周公尚未至而周公以為我卜者葉博士曰成王使召公相宅而所以營洛而成之周公實總其事則卜也奉以歸之周公宜矣是也蓋召公之得吉卜即經營而周公之來至則方以此獻之王也王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周公也禮曰君與臣無荅拜蓋尊卑之

分當然也而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禮此又尊師重傅之道然也周公既欲營洛而遂歸政而成王之心猶未敢當也故荅周公之言如此言公之營洛邑蓋成武王之志定九鼎以永天休命公既不敢不敬奉之而來相宅於此洛地其將作周家之業以配天之休命也公既達觀于新邑營而定其新居之地則使人來至於王所視我以卜之休美及其常吉常吉者言建都於此其吉未艾也

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非常吉而何貞正也言我與周公二人共正此卜以定其謀公當輔佐我小子常如營洛之事可以我萬億年而敬天之休也觀成王有誨我之言而拜手稽首以敬之也周公之復政也蓋以成王之德固已成就可以君天下成王之不聽公之復政也蓋以幼沖之資懼其弗克負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其君臣問荅之誠無所矯飾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
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蓋人君當其
繼世之初創鉅者其日多痛甚者其愈遲感哀慼之
情則失萬幾之務有所不暇恤此所以以其政委於
冢宰至於三年之久而後歸也然自古人君之嗣位
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沖之年安危治亂之機豈能

諳識舉措取舍之端豈能鍊習而使之君天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總百官蓋不拘于三年也必俟其年巳長矣德巳成矣教導訓迪而其聰明日益進而後可以歸政也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也蓋以成王冲幼之年故至七年而始復子明辟然周公之攝也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凡朝廷之制度紀綱莫不得其條理而四海九州之民莫不安居樂業天下之勢蓋若泰山而四維之安雖植遺腹朝委裘而

天下自治況成王之德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之故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人至是而可以躬覽萬幾矣此所以復子明辟也而成王之心猶懼其弗克負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周公雖欲歸政而成王猶未之聽周公以謂當王繼世之初年尚幼沖而德未成立故不得不總百官之政及王年長而德成其可以不歸政乎王惟能以至公為心無有殷周之間而于諸侯享覲之禮有以辨之使皆盡其

奉上之心則以之君天下豈難也哉故自此以下皆
周公將歸政而戒成王之言也王肈稱殷禮祀于新
邑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
王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非夏殷之殷也
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
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同而義則異矣考之詩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馬當公之攝制禮作樂無政之不舉所未及者營洛邑耳今也規度經營斷之朝廷而考之龜筮建王城以定九鼎建成周以遷殷民上天之所以命我文王之命自此定矣故方其邑之初成則率諸侯以祀文王而始舉盛禮以告成也易萃卦曰王假有廟用大牲蓋萃聚之世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此所以用大牲周公致太平而營洛邑非萃之時乎則始舉盛禮以祭祀豈不宜哉咸秩無文此禮之殷也無文謂不

在祀典者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必有典者不可非其鬼而祭之也亦不可昏棄厥肆祀弗荅也今成王既舉盛禮則雖不在祀典者亦皆以秩次而祭之也成王舉殷禮雖不在祀典者秩次而祭之而其所以秩次之者蓋必有其官若伯夷

所掌之官謂之秩宗也楚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則宗伯者所以秩次所祭之神也王既舉盛禮以祭于新邑故我齊一百官無有彼此無有親踈使皆從王于周我惟曰庶幾此百官皆舉職事以效功也今王就洛而命我曰有功者則記而尊之以其功而列之大祀王氏曰記功者若紀於太常藏在盟府闕

頁十五及本頁四行原闕

博採而無所偏私也昔昌邑王卽帝位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張敞以爲過之大昌邑之羣臣固不足道然其心之有所私則與髙祖光武無以異也況殷之餘民新從三叔武庚之叛於周家不

無嫌間而成王之所記功者皆其自教工則殷民閒之必將不自安矣故周公呼成王而告之曰汝雖孺子其爲朋乎孺子苟由朋黨而往則其禍不可救當遏之於始無若火焉其始之燄燄其撲滅之固易爲力而不之爲其終也所燔灼者自有次序以漸而積不可得而絶矣蓋燄燄不滅炎炎若何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天下之患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

不可解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二部而其終也鈎黨之獄興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對策而其終也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兹非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乎成王之賞功而悉以自教工雖若小過也自智者觀之葢將以爲莫大之禍漢唐之事自可見矣故令王其所順之常道及有所撫臨之事當如我惟以在周之百工往新邑使之向就舊僚以趨事赴功正惟擇有功者顯明而作

起之王之所知者臣之有功而已不當以私人而偏寵之也能如此則是篤厚光大以成汝寛裕之德汝將永有稱譽之辭於後世歷千萬年而不泯也葢惇大成裕則不徇於私而爲朋黨矣徇於私者乃浮躁銜露狹隘偏小之人也豈能成寛裕之德哉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即此之謂也周公又告成王曰已矣汝惟沖子當思其終也當思其終者葢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者也百辟

諸侯也享朝享也夫三代之時一人端拱于上而諸侯謹度於下分土而與之共守分民而與之共治故其强弱盛衰之勢惟在於諸侯也苟諸侯致其誠盡其禮以朝覲於吾則天子尊而京師强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或雖朝覲宗遇得其時多其幣而其誠不專其禮不謹則王室輕而諸侯慢自此而則之諸侯將皆不得欲朝以為王者不可朝事矣故王於此當敬識而下别之也儀禮也物

幣也考之覲禮諸侯之朝王皆有束帛加璧庭實所謂物也其辭遜升降之容所謂儀也享固多儀苟儀不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則雖享覲於王與不享無以異也蓋不享固爲非禮享而儀不足是亦非禮故與不享同也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于享上故也諸侯旣不專心致意於此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敬識之者以諸侯之勤惰而反諸已戒

謹恐懼不敢忽也尚不能敬識則王綱廢弛而不能自振春秋之時自可見矣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蓋因晉侯召王而朝之也成十三年公如京師蓋因會晉伐秦而朝之也使當時天王不在河陽晉不召諸侯伐秦其肯出于誠心跋涉山川述職于王庭以講累世久廢之典乎此所謂不役志于享蓋與不朝無以異也昔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于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

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以孟子為非謂季任君弟故見之儲子為相故輕之孟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之意以為季任為任處守其職不可舍宗廟而見孟子故可以幣交儲子可以越境而見孟子今乃使人致其幣則所謂儀不及物也非所謂役志也觀孟子之言則僖之朝王所成公之如京師豈得為成享哉檀公曰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敬有餘祭之所謂敬喪之所謂哀即此所謂儀也其所謂禮即此所謂物也祭不可以敬不足而禮有餘喪不可以哀不足而禮有餘則享其可以儀不及物哉蓋使其用志于此則儀豈有不及者哉非特諸侯之享王不可特其幣而不役志于享王之待其臣亦不可徒以爵祿而寵錫之當以其嘉猷嘉謀之入告者服膺而不失

也故謂成王苟徒以爵祿寵錫我而不暇聽我教汝輔民彝之道則是不勉其安能永保天命緜緜延延而不替哉亹亹勉也汝欲永保天命則當厚于次序正父武王之所為而行之無不順我之教以棐民彝輔之翼之正之直之使自得之而不自棄于小人之域則天下不敢棄汝之教命矣汝自今以往當致其敬敬則能勉我惟教民以農事也蓋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苟為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

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奚暇治禮義哉此周公明農而後成王得以棐民彝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孔氏曰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不用來蘇氏曰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不如王氏曰彼遠者以我民爲裕則無遠用戾也蓋明農以棐民彝此我民之所以裕也成王之遷殷頑民欲其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觀周公之告成王之言蓋謂成王能盡此道則其於君天下蓋

有餘刃也我安得而不復子明辟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之攝也雖成王亮陰之制已終而猶秉朝政蓋以成王幼沖未可以為天子故不得不攝也此公之處禮之變也至是而復子明辟蓋以成王年已長矣德已成矣可以為天子矣故不得不歸也周公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而攝政至于七年未甞飾小讓以邀譽當世則其歸政也夫豈以禮讓

也哉必其出于中心之誠可以歸政而遂歸之也成王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許公焉既而洛邑始成而頑民始遷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于士君子之域不可不擇人以鎮撫之周公既已歸政當為我留居洛中以為之司牧也故自此以下皆成王稱譽周公居攝之功而留公于洛以治頑民也自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皆稱美其居攝之功也自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下皆留公于洛以治

頑民也沖子成王自謂也言公之明保我㓜沖人也公則稱舉其大明之德以輔我一人使我雖小子得以繼揚文武之功業而不墜故上則可以奉荅天命下則可以和恒四方之民也夫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賛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則亦可以奉荅天命而為上天之眷顧和恒四方民而為下民之所愛戴也居師謂居其衆惇宗謂厚其族

薛博士曰居師惇宗將禮秩祀皆王宅洛之政是也既宅洛以定民之居而又惇厚宗族以為藩翰于是秉禮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也咸秩無文即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是也成王以冢嗣繼世為天子實主周家之祭祀故周公以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為王之事然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歸功于公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

明則光于上下而無所不達其達則施于四方而無所不被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正猶堯典曰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也格于上下光被四表而堯之君德於是爲至光于上下施于四方而周公之臣德於是爲至蓋德之盛者必其充塞天地徧覆天下而後爲至也薛博士曰明者德勤者業也經只言惟公德明而於其下分德與業非也旁作穆穆迓衡先儒曰四方旁求爲敬王之道以迓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

天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以迎太平是以於文武之勤教垂之後代者皆率循之而不迷也予沖子夙夜毖祀者昔周之政事既自周公出以致太平則成王端拱于上何所為哉惟愼夜之間愼於祭祀而已唐孔氏曰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衞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此說爲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者唐孔氏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説居攝時事也公

之功棐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是也王氏以為罔不若罔不時循道而不違此棐迪之若趨時而不失此棐迪之時此則鑿矣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者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意謂成王是時在于宗周與周公相應荅至于戊辰王在新邑以後方至洛都故謂成王言我當退而行天子之政于洛邑立公之世子為諸侯公當留周以為我之輔

是成王雖許公之歸政而不許公之去也諸家說者亦皆以命公後為封伯禽于魯夫周公之歸政而成王之留公蓋在洛邑其曰退即辟于周者蓋我將退而即明辟之政于宗周則命公留居于洛也其曰命公後者若近世留守留後之類詳考此篇之意蓋周公留成周以遷殷頑民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成王祀于新邑將歸鎬京留周公于洛以鎮撫殷民故成王之言曰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往已

皆言成王往而周公留也王往周公留故以周公之留爲命公後先儒解釋此篇文意多不聯屬良由以王命周公後爲封伯禽於魯故其説不通惟以命公後爲留居于洛以此而反復經意則首尾問荅乃有條貫也案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而報政其言見於傳記甚詳則其就封於魯爲周公後也固已久矣非在於洛邑既成之後也夫必待封伯禽於魯然後肯留以輔成王此則淺丈夫要君射利之爲也豈所以

待周公哉茲成王命君陳之分正東郊也其言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謹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康王命畢公之保釐東郊也其言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又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以此二者觀之則周公之於洛邑蓋亦分正而保釐之不但營之而遷殷頑民也故成王之於君陳則

欲其懋昭周公之訓康王之命畢公則祗命以周公之事且又有始終中之言則周公之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革其不善之習而馴納之善也故君陳畢公得以繼其遺範以是知命公後其為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也明矣若成王既祀于新邑而周公即與之歸于鎬京以為王輔則君陳之分正畢公之保釐安得以周公為始而或和其中或成其終哉周公將復子明辟成王許之故曰即辟于周亂治也賈文

元公曰亂古文尚書治字也舜蜀古文亂字也孔安國訓亂曰治經典大抵以亂為不理亦或為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反而以理訓亂可惑焉若以古文禹書考之似亂亂字别而體近豈隷古之初傳習訛謬合為一字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當是時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下之民無不感戴周德惟殷民之頑雖遷於洛而未能使之遷善遠罪故謂四方雖迪於治然猶未定于宗廟之禮蓋成王將

以騂牛祭于文武以告周公之留于洛其禮未行故曰未定于宗廟之禮殷民既未能式化厥訓以遷善遠罪故亦未能安于公之功是以周公當教迪將助于成王既歸鎬京之後以監我士師工也師衆也士師猶言士民言監殷之士民及百官也其使周公監士師工者蓋欲其大保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周四方之輔也周民文王所受之民殷民武王所受之民也周公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不可懷朋黨之心

以徇私而有輕重於其間今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則其心本于至公無有彼此可謂能服膺周公之教矣說者多以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而此曰亂為四輔故以命公後為封伯禽無疑然誕保文武受民此豈所以命外服之侯哉以誕保文武受民觀之則所謂後者其留公于洛灼灼然矣王曰公定予往已者言公定居于此我當往歸鎬京也公之功以恭肅將之故天下皆敬樂

公之功也夫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公致其肅則天下皆致其祗以樂之也公之竭其肱股之力以輔佐予一人固為勞矣今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公當無倦于此也我于康天下之事亦不敢有所厭斁也蓋欲君臣皆不憚勤勞以天下之安危為心也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能永永而勿替則四方將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古人有言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殷之餘民染紂之惡草竊姦宄靡所不為至康王之世其餘風猶未殄則其與之為善也可謂如登而與之為惡也可謂如崩矣然當成王繼世之初武庚三叔肱髀相依以間王室殷民與之相挻而為亂莫不響應

今既鋤誅元惡而其餘黨咸與惟新又為之營成周以遷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茍不得其人而為之司牧作其愧耻之心薫陶漸漬咸歸于善則一旦天下有變安能保其不乘間而起乎况今又居於洛邑咽喉之地則其為禍葢將憯于前日以是知殷民之化與不化周家安危之機也周公雖既歸政而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以受王命也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即上文成王之言曰誕保文武受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若保赤子承保者愛謹其民而不敢忽也曰受命民者唐孔氏曰天命文王使為民主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是也光烈考即武王也稱武王為光烈考亦猶稱文王為丕顯考也文王但稱文祖而於武王乃先稱光烈考即繼以武王亦猶武成之篇公劉太王王季則時稱之而惟於文王曰我文考文王也越及也言

及我先烈考武王則是亦承保武王所受命之民以上文誕保受民觀之自可見矣此史家之省文也人君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本於恭故堯曰允恭舜曰温恭文王曰懿恭蓋其端拱於廟堂之上是必有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然後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非恭何以哉故成王留公于洛蓋欲承保文武所受命之民以洪大我之恭德也成王自謂其恭德必有賴於周公而後大故周公

遂進戒於王言王當勉行恭德以盡爲君之道然後爲有成功我惟知盡其臣職而已矣孺子指成王成王之來相宅於洛邑也其當大厚行典禮於殷賢人以治四方而爲四方之新君使後世言周家之恭者必以成王爲先也又誨之曰其自是土中而致治則萬邦咸被其休如此則惟王乃有成功也語之更端故又加一曰字我惟以多子與夫御事篤行前人之成功以荅其衆心使後世言周家之信者必以我爲

先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惟君使臣以禮故君道莫大於恭惟臣事君以忠故臣道莫大於孚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君臣各盡其道則天下後世孰不以是名歸之推之以爲先乎故盡其恭者其責在成王周公惟致其信而已矣獻賢也殷頑民謂之獻民亦猶召誥曰讎民百君子也成王即位雖至是已歷七年其覽萬幾之務甫自此始故曰新辟多子謂衆卿大夫

也予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予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言稽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是文王之德則其宅洛也不可不以其事祭告於其神靈也故王之使使者來謹敎殷民則命安我以秬鬯二卣其言曰當以此二卣明潔其禋祀以告文王武王再拜稽首致美以享神我聞王之命未敢宿也即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以宅洛之事焉上文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而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則

周公所以明成王之法蓋盡是文武之德故禋祀之而經特言文祖不言武王是亦史家之省文也唐孔氏曰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文武可知秬黑黍也周官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蓋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氣味相入芬香條暢謂之秬鬯亦謂之鬱鬯也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凵去魚反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也鬱芳草也十

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陸農師曰禮曰鬯白以椈杵以梧枇以桑蓋椈白梧杵所以擣鬱而桑枇者所以扱之先儒以爲桑枇以載牲體誤矣爾雅曰卣中尊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則鬯當在彛而此及文侯之命及詩常武皆言卣者當祭之時則在彛未祭故在卣也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

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
予不敢宿與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
於家之宿同漢孔氏以明禋爲告太平旣失之矣唐
孔氏順其意則曰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旣告而致政則告在歳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
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
亦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此蓋强

為之說蓋由先儒以明禋為告太平不以為告宅洛之事以伻來毖殷為文武使已來不以為王使使者來又以為王與周公應荅皆在鎬京故其說不得不如此也蘇氏曰王使人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如蘇氏此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論寧予之言固為明白然謂事周公如事神

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自此而推之則與春秋之時仲子未薨而致其賵為何以異哉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其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于文武也明矣非是禋于文武出周公之意也惠篤敘以下先儒王氏皆以為周公戒成王之言以此為戒成王之言則與上文不相貫惟蘇氏以為周公祝文武之辭此得之矣但蘇氏自其永觀朕子懷德以上皆

以為祝辭則其義又不結竊謂殷乃引考以上則周公之祝辭王伻殷以下則戒王之言也周公惟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亦如召誥之友讎故先引文武之辭以告王因而戒之也蘇氏曰使我周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此其祝辭也則今王當使殷人承王所惠篤敘之道至於萬年則其將永觀我孺子之所行而懷其德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終覿

刑則亂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寛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懐德也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逺殷人易忘而周人易泄故周公之言其惓惓於殷人也如此戊辰王在新邑先儒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是也戊辰先儒以為十二月晦日王始到洛然先儒以為戊辰日到洛則不可使王果以是日至洛則其文當如召誥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不當言王在新

邑也歲先儒以為明月夏之仲冬〻其意以謂夏之仲冬於周之正月是為歲首故曰歲王以戊辰晦到洛故至正月方行烝祭周官仲冬以享烝故以歲首為夏之仲冬也使其烝祭果在于歲則但曰烝祭歲可矣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似羡文也蘇氏曰是歲始冬烝于洛則以烝祭只用戊辰之日然但言烝祭可矣何必言歲哉此當闕之傳曰凡四時之祭葢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

用季月然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于怠矣當用仲月為佳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月之節故祭必以仲月令以烝祭為在周之十二月固可在正月亦可但執其說則必窒礙今但言其行烝祭而已其月則當闕之也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詩曰從以騂牡是也宗廟用太牢此于文武皆言牛一蓋于太牢之外加之以此祭告成王之命周公從而加之也王則命有司作冊書以其事載之于冊將使史官名逸者讀

之故曰祝冊讀冊告神謂之祝也其冊之所言者惟告周公留居於洛以為成王位也當其烝祭也王所賓者謂助祭之諸侯其殺牲以禋祀則咸格焉太室室之大者也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焉祼者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命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王入清廟之太室祼以求神則命周公後為冊書而逸讀以告之也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今乃先殺後祼祼者蓋自王入太室祼以下方

是王之行祭禮自此以上皆先序其事非先殺後祼也如其不然則何以既言逸祝冊而復言逸誥哉盖王既許周公之歸政而周公又許王之留洛故告之文武而後行也在此十二月乃周公攝政太保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凡七年而後復子成王故史官總結之也伊尹既復政厥辟而遂告歸周公之復子明辟而又留洛者盖伊尹之復政也天下敉寧無可慮之事此所以告歸周公雖以成王年長德成而復子

明辟然殷民以頑狠之衆而羣居洛邑處之得其道則咸作使不得其道則咸作敵周公豈得恝然不以為念哉以是知周公伊尹之或去或不去時焉而已矣其亂則一也彼王莽何為者耶遭漢中微肆其姦慝以成盜僭之禍而其所為動以周公自比及其代漢自立也其情露矣而猶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嗚呼莽之言其誰欺乎

尚書全解卷三十一